

嫩葉集

金苗著



摸象出版社 出版



嫩葉集

金苗著



摸象出版社 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嫩葉集

金苗著

摸象叢書之三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

米天題答雜刊

版權所有

Published by:

出版者：



Penerbitan Meraba Gajah

80-A, Jalan Bangsar, K.Lumpur. Tel: 203741

摸象出版社

Printed by:

承印者：

CHANG LITHO PRESS SDN. BHD.

82 & 84, Jalan Templer,
Seremban, N.S.

Tel: 73873.

定價馬幣 \$ 1.80

目錄

	頁數
序	1
作者與 嫩葉集	3
序詩	7

第一輯

十四行詩束（四首）	8
琴聲	12
卡璐琳，我的愛	13
想你	14
秘密	15
湖邊的人	16
我不知道	17
給	18
萬年青	19

第二輯

天還未亮	21
鋤草的小姑娘	23
給孩子們	
（一）天真	25
（二）可愛	26
（三）好動	27
（四）戲水	28
給弦兒	
（一）熱烈地歡迎	29

(二) 真開心啦	31
(三) 你的光輝	33
(四) 自由的嚮往	35
(五) 遊戲和工作	36
(六) 像鴨子、像小熊	37
(七) 活力和生機	38
(八) 我知道了	39
(九) 早熟	40
(十) 等媽媽	41
(十一) 你要聽話	42
(十二) 養你	43
母親的歌	44
把我火葬吧——一個老人的遺言	45
母愛	47
亞山這孩子	49
在深沉的夜裏	51
媽媽的心	54
致父親	56
康乃馨	57
媽媽要出嫁	58
給藝兒	
(一) 產房內外	60
(二) 聽、聽	61
(三) 祝福	62
(四) 每天晚上	63
(五) 風啊、霞啊	64
(六) 三個月大	65
(七) 六個月大	66

(八) 八個月大	67
(九) 小指揮	68
(十) 第一個生日	69
(十一) 你的笑	70
(十二) 願	71

第三輯

修路工人	73
悲劇	75
摧殘	76
出殯	77
不要煩惱	78
你還活着	80
你的名字	81
他們站在大雨中	82
給病魔	83
昨日	84
今日	85
明日	86
前年、今年	87
我要讚頌	88
蕭邦	89
舒伯特	91
慰——給鍾祺	93
不再醒來——悼鍾祺	94
你不要憂傷	95
第一次相見——給慧狄	97
給花妮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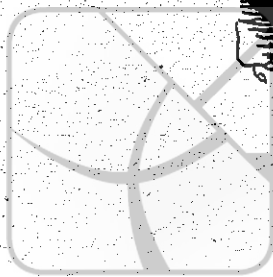
紅毛丹樹
後記

.....

99

.....

100



序 半島

金苗兄的‘嫩葉集’，共收新詩七十三首，分爲三輯。第一輯是情詩，第二輯是給孩子的詩，第三輯雜詩。

金苗寫作的勤勞，也是衆所週知的！十多年來從不中輟！然而，在此之前，並未出版過單行本。是寫得很多的作家，若照出過書才算有作品，又是‘沒有作品的作家’了。

他寫詩歌、散文、影評、小說、翻譯英文作品等，是多才多藝的教育工作者。只顧耕耘，不顧收穫。可以當之無愧！且不說淡薄浮名吧！

金苗的情詩，坦率、真摯、專一。以意境和形象爲表裏，不怎麼講究音韻！屬於白話詩中的自由體。沒有濃妝艷抹，也不矯揉造作，在樸素無華中，表現持久的清香，好像喝龍井綠茶一樣，耐人回味！淺白中有深沉的感情。

就整個情詩的思想體系來說，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溫馨！脫離大衆生活的幸福。不過，比之同時代的同一思想體系的詩人的情詩，更誠實，不誇張、比六十年代的油滑、虛僞，浮淺的空虛口號的愛呀 恨呀，就完全不同了！——誠實、專一和持久的感情，和詩人的行爲品操相一致，是難能可貴的美德。

給孩子的詩，洋溢着爲下一代辛勞撫育的摯愛，很有‘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而且生活的圈子也擴大了，視野由家庭，掃到社會面上。

像‘鋤草的小姑娘’就有很健美的思想感情。尤其在這首詩的末後兩句：

‘我的祖國啊 你的繁榮
滲合着多少 孩子的血汗’

值得人們深思。想想看，這十多二十年來，我們的社會、國家，有誰關心孩子的教育呢？有誰爲下一代着想呢？民族的前途，國家的未來接班人，誰去關心？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上半期，我國的大膠園是英殖民者擁有的。我們國家獨立了，但連七十年代才成長的孩子，都被預先驅向芭場，供外國膠園主剝削了！然而，有誰認爲不正常嗎？沒有！這確是大悲哀的事。

「亞山這孩子」——一個私生子，酒吧女郎養的。

詩人也寄以深沉的同情，寫出了社會現實黑暗角落中的悲劇。由於作家的生活環境的局限，思想方面的積極性不夠，終於在詩的結尾中，採取了逃避現實的妥協！

「我似乎應該這樣祈望

願他永遠是個孩子」。

在第三輯的雜詩方面，詩人的視野繼續擴展，思想性逐漸深入，對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不平現象，發出了不平之鳴！同情勞苦大眾，支持平等，民主思想貫串在詩中，很有堅實的感情！

當然，還不能認爲是戰鬥的尖兵，衝鋒的司號員！但是，健康、正派，同情勞動者，有正義感，是當之無愧的。

經得起十多年考驗，在各大華文報上持久的歌唱，沒有不斷的進步和穩健是不行的！在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嫩葉集」是一部處女作，正像詩人的筆名，是一棵金苗！我個人認爲，在「嫩葉集」的基礎上，所展露的詩人的才華，金光閃閃的前程，必將迅速到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四日，於吉隆坡）

作者與‘嫩葉集’

傑倫

大概是在一九六三年的九月間，我到馬口探訪一位同學，他喜歡寫新詩，作品常見發表在香港出版的「文藝世紀」上，那時他用的筆名是耿恒，後來改用克頓。

那夜在馬口的一個茶亭裏喝茶，胖子克頓介紹一位個子高高瘦瘦的戴一副近視眼鏡的青年給我相識，他便是這行將出版的「嫩葉集」的作者。

從第一次和金苗見面到現在相隔了僅僅十年之久，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樸素大方的衣著，到今天却依然如故。

表現在寫作上也和他的為人一樣，他不喜歡唱高調，也不多說閒話，更不愛矯揉造作，他的作品是屬於淺白易懂，情真意摯的一類。也許會有人嫌他的詩太白太露了一點，但在詩裏行間却流露着純真的感情，是那樣的飽滿和親切！就像清晨裏嫩葉上的露珠，是那樣的晶瑩可愛。

他寫作的毅力和精神是令人欽仰的，十多年來，從不間斷，他忠於寫作的素材，表露真實的感情，從這本詩集中可以看到金苗過去的生活寫照！

「嫩葉集」共分三輯：第一輯是愛情的戀歌；第二輯是孩子的詩篇；第三輯是描寫好人好事的作品。

記憶告訴我，金苗在過去所發表的詩作，多是描寫愛情和孩子的。在星馬的詩壇上以愛情和孩子作為寫作素材的詩人不是沒有，但卻沒有金苗寫的那樣多，而且在質方面也很有可取之處。收在本書內的情詩共十二首，都不落俗套。健康和美好的愛情，使詩人的生命發出耀眼的光輝！許多詩人都有過愛情的波折，而金苗却是一帆風順，因此他驕傲和幸福地唱着：

萬年青啊 萬年青
她久久不會枯萎
我的愛啊 我的愛
從年輕到老邁

——萬年青

當詩人的第一個愛情結晶到來的時刻，你看他的心情有多麼的愉快和興奮：

歡迎你 第一個兒子
歡迎你成爲家中的一員
歡迎你 第一個兒子
歡迎你成爲家中的另一個希望

——給弦兒

其實詩人也不只是爲了自己獲取的幸福而忘却別人的痛苦與不幸。且看他對別人嚐到愛的苦果時，是那樣的寄以同情和勉勵：

你不要憂傷 不要憂傷
留住健康奮鬥向上
讓你的心像向日葵
爲人類的幸福高聲歌唱

——你不要憂傷

別人的孩子在艱苦中承受生活的煎熬時，他却這樣的寫道：

時代的巨輪往前滾動
孩子的青春耗費在膠林
沒有憂悵也沒有傷心
有的是滿腔的不平

——天還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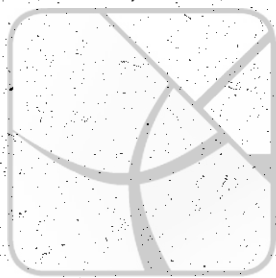
一堆堆的雜草被剷除

一棵棵的膠樹在成長
我的祖國啊 你的繁榮
滲合着多少孩子的血汗

——鋤草的小姑娘

看完了「嫩葉集」的最後兩首詩：給花妮和紅毛丹樹——它們不管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更高的境界；我有充份的信心期待金苗帶來更豐碩的創作果實！

傑倫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初寫於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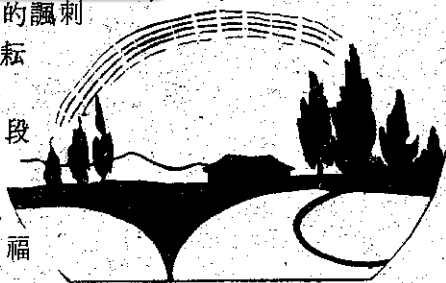
序詩

我深沉地愛上一條路
路上佈滿整齊的方格子
負荷着歡樂和苦痛
我昂起頭走在這路上

我一面走一面在路上填字
每句話都出自我底心靈
在路上有我的愛和恨
也有我無限的渴望和同情

許多人都蔑視這條路
他們連瞧也不瞧一眼
他們甚且還要加以惡意的諷刺
我却滿懷信心在路上耕耘

走完一段路又出現另一段
這條路永沒有盡頭
我沒有悲傷也沒有嘆息
能葬在這路上是何等幸福



第一輯



十四行詩束（四首）

（一）

我夢見我走進一個百花齊放的花園
在一個明媚晴朗的白天
心兒鎮定非常 眼兒睜得明亮
我要選擇一朵花 把她永種在心田
火燄紅的玫瑰在向我招呼
水銀柱似的百合花撫弄着髮絲
可愛的山茶花的秋波送了一個又一個
浪漫的芙蓉跳着風騷的舞姿
艷麗的胡姬顯出多麼高貴的模樣
龍膽花也在殷切地期待
我捨下這一切 我發現在一個角落裏
有一朵白色的茉莉在默默地盛開
我輕輕地在她的香瓣上吻了一下
我選上她 我知道她會對愛人永遠痴心

(二)

我漫步在故鄉的小路上
在這可愛的早晨
白霧正擁抱着青山
鳥兒在樹上歌唱 在互相追逐
鴨兒一群群從我面前經過 我知道
牠們正投向那條美麗的小河
拂面的微風是那麼涼快
大自然的一切都已蘇醒
啊 在這美好的時辰
我怎能不想你 我遠方的愛人
什麼時候 我們才能在一起
手挽手 肩並肩
談着笑 懷着歡欣
漫步在我故鄉的小路上

(三)

讓我們暫時不要說話 心愛的
我坐在琴邊 你坐在琴前
彈吧 用你整個心靈
通過纖手彈出我們喜愛的心曲
我要專心地 靜靜地聆聽
讓我們遠離外面的世界的喧嘩
那是多麼無謂 多麼令人厭煩
經過了一天工作的辛勞 我們
有權享受這幸福的片刻
彈吧 心愛的 最好能彈出個夢境
我要讓我的靈魂陪同旋律翱翔
不管飛向何處 我全不顧忌
即使你彈出的音樂會把我帶向死亡
我也心甘情願 嘴邊還掛着笑容

(四)

請側着你的頭 貼近我的胸口
裏面有顆赤心在跳動啊
小心地聆聽 她正在細語
並且在向你敲着銀鐘
這言語 這鐘聲 世上的人
只有你一個能瞭解 聽得懂
如今你可以把頭微微抬起
讓我的嘴唇在你甜蜜的唇上
烙下個永不泯滅的印證
然後 輕輕地告訴我 心愛的
你有沒有 體會到愛情的喜悅
假如你活着和我在一起
並沒有感到生命的光輝
那麼我活着比死了更傷心

琴聲

當我閉上了眼睛
我就聽見那琴聲
那琴聲忽遠忽近
又彷彿是出自我底心靈

像一朵蓮花在靜靜開放
像一隻夜鶯在訴說愛情
它那優美的旋律
撫慰着我的心

我知道在那小小的客廳
有一個美麗的卡璐琳
她每晚一面在彈奏鋼琴
一面在懷念遠方的情人

當我閉上了眼睛
我就聽見那琴聲
當我聽見那琴聲
我的心多麼安寧



卡璐琳，我的愛

卡璐琳 我的愛
她生長在海之濱
她的性格像海
她的情也像海

卡璐琳 我的愛
她愛勞動也愛鋼琴
她一天工作十二小時
只這一點就够我傾心

卡璐琳 我的愛
她的心裝滿仁慈
當人們把她提起
總是一片讚美

卡璐琳 我的愛
我的銀鈴 我的朝陽
她的美不是刹那
她的美是長久

想你

花和葉沾滿晶瑩的露水
擁抱一個清涼的夜
朝陽在遠方呼喚
想你 想你

朝陽吸乾晶瑩的露水
花和葉沐浴在溫暖中
蜜蜂嗡嗡地採花蜜
想你 想你

海水嘩啦啦地撫慰沙灘
沙灘靜靜地躺着
天邊有船隻在航行
想你 想你

海水淹蓋了沙灘
沙灘在底下沉醉
海風熱情地親吻大地
想你 想你

祕密

有一個秘密
藏在我們心底
多麼甜 多麼美
像蜜糖 像流水

有一個秘密
印在我們腦際
多麼深 多麼藍
像海洋 像天空

有時 秘密形成一座橋
橫跨在兩個橋墩
一個橋墩是我的心
一個橋墩是你的心

讓我們守着這個秘密
像茉莉花對待愛情
我們將有綺麗的回憶
當那一天我們老去

湖邊的人

星星和月亮凝望
他們在眉目傳情
高山與天空相對
他們在傾訴心聲

河水歡笑着奔向前方
海洋張開美妙的雙手
果子成熟了直往下跌
大地舒展溫暖的胸懷

我的心中有個湖
湖水清而靜
湖邊有棵樹
樹上滿紅花

那天起湖邊出現一個人
手中拿着兩種石子
時不時扔向我的湖心
一種是愛情 一種是堅貞

我不知道

當我不見你
我失落了我的心
像一枚針
沉下去海底

我坐在大樹下
撿拾一粒粒相思子
白天也變得黑暗
時光過得好慢

我的心走向那裏去
我不知道

當我見到你
我找到了我的心
像一個牧童
尋獲迷失的羊

即使不說一句話
眼裏却有千言萬語
夜晚也有白天的光輝
時光飛得真快

我的心從那裏回來
我不知道

給

我愛你有多深
去問問海洋
我敬你有多高
去問問天空

我如何感激你
去問復原的病人
我如何崇拜你
去問虔誠的教徒

你是海岸
我是小船
靠在你的身旁
好像睡在搖籃

你是太陽
我是白雲
你以極少的光輝
就把我鑲上金邊

你是月亮
我是星星
你一天不出現
我想念又想念

萬年青

一棵萬年青
種在精緻的小圓盆
在那個難忘的日子
我親手把她栽

不需要陽光
她堅韌生長
只加一點肥料
她長得更茁壯

她默默在沉思
像痴情的少女
她的葉鮮而青
像我的愛情

萬年青啊萬年青
她久久不會枯萎
我的愛啊我的愛
從年輕到老邁

沈從文

沈從文文集
沈從文全集
沈從文全集
沈從文全集

沈從文全集
沈從文全集
沈從文全集

第二輯



天還未亮

每天天還未亮
媽媽就把我喚醒
我的眼睛雖還在惺忪
却看得清生活的無情

忍受着迎面的寒風
挑負起命運的重擔
我跟隨着媽媽
投向昏暗的膠林

膠刀往樹身上割
白汁向杯中流
老板一天天發達
我們仍舊一樣清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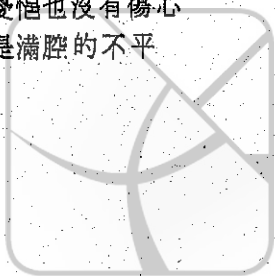
遇到下雨天 我總算
可以得到較多的睡眠
然而少勞動的一天啊
我們就少一天的工錢

有時我非常氣憤
小小的年紀
就得為生活奔波
有時我又覺得自豪
小小的年紀

便會自己把自己養活

有時我也會失眠
心中懸掛着一件心事
童話中的仙境
爲何不會在人間出現

時代的巨輪往前滾動
孩子的青春耗費在膠林
沒有憂悵也沒有傷心
有的是滿腔的不平



鋤草的小姑娘

雖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
幹起活來可真像樣
手揮着鋤頭在芭場
小姑娘接受雜草的挑戰

不怕日晒更不怕風吹
勞動的兒女個個身體壯
即使傾盆大雨來了
最多把薄薄的雨衣穿上

那個討厭的工頭可真勢利
小姑娘稍微停停手他就指斥
呸 工頭又有什麼了不起
在老板面前還不是諾諾唯唯

小姑娘出門時東方還未大白
回家時太陽已掛在西山
小姑娘的臉兒晒得通紅
活似害臊的新娘

許多富家子弟也太驕生
遇到小姑娘就瞧不起
小姑娘真想叫他們來比比
看誰活得倔強有意義

一堆堆的雜草被剷除
一棵棵的膠樹在成長
我的祖國啊 你的繁榮
滲合着多少孩子的血汗



給孩子們

(一) 天真

一會兒互相爭吵
一會兒又和好
一會兒哭泣
一會兒又歡笑

和好時有玩具一起玩
有食物一人吃一點
鬧翻了大家嘟起嘴
以前請吃的東西都要討還

喜歡的話和貓兒遊戲
高興的話跟狗兒談天
有時也把洋娃娃當作真人
餵它吃東西又搖它睡眠

有什麼不懂愛問老師
總以為老師是萬能
對他們說老師也有些不懂
他們却笑說老師說謊

(二) 可愛

一個小朋友的裝水瓶跌破了
一群小朋友就把他圍攏
你把玻璃碎拾起
我把地上的水弄乾

說教室應該打掃了
馬上站起去拿工具
不是自己的工作也幫着做
做完了工作笑嘻嘻

老師說要用漿糊或刀片
大家都爭着送上
老師稱讚誰
其餘的就說誰最能幹

你不會讀書我來教你
我不會寫字你拉我的手寫
你錯了我報告老師 你不恨我
我錯了你報告老師 我心甘願

(三) 好動

靜靜地坐在那裏真不爽快
拿起筆來不是畫就是寫
靜靜地坐在那裏真不爽快
一提起遊戲就萬分歡喜

小小的嘴巴整天呱呱叫
不阻止他們似乎永遠不會停
柔軟的手愛把東西亂動
阻止他們苦過上了銬鏈

男孩子很喜歡玩「捉捉」
有時還玩假假的打架
女孩子愛玩石子
有時索性集體玩跳繩

那裏有孩子在遊戲
那裏就有純潔 爽朗的笑聲
那裏有孩子的笑聲
那裏就是個美好的天地

(四) 戲水

昨夜下了一場大雨
雨水積滿操場上的窪地
大人們也許討厭它的存在
孩子們却把它當作淺淺的海洋

他們紛紛把鞋子脫掉
在淺淺的海洋中戲水
水兒帶着笑聲吻他們的小腳
廣濶的天空洋溢他們的歡樂

沒有顧慮潔白的衣服會被弄髒
也暫且忘記上次父母的責備
水兒在他們的周圍跳舞
太陽和風兒對着他們微笑



給弦兒

(一) 熱烈地歡迎

歡迎你 第一個兒子
歡迎你 成爲家中的一員
歡迎你 第一個兒子
歡迎你 成爲家中的另一個希望

清晨是你出世的時辰
五月一日是你的生日
在這樣的日子 這樣的時辰
蘊藏着多少令人深思的意義

任誰也不會忘記 這個日子
任誰也喜愛 這樣的時辰
你的到來 帶給多少人歡樂
你的到來 使到多少人讚美

園裏的花兒都開放了
樹上的鳥兒把頌歌唱個不停
你使我第一次作爸爸
我的心中充滿高興又感激

爸爸疼你 媽媽更疼你
你是爸爸和媽媽最大的安慰
願猙獰的病魔遠離你的身軀

願一切幸福的源泉湧入你的心扉

爸媽用美麗的毛巾把你裹着
讓你躺在溫暖的睡鄉中
媽媽還為你哼舒柏特的搖籃曲
你一定會作天使底夢

你安詳地睡在小床上吧
或者躺在媽媽的胸懷
時間飛逝得非常快速
不久你就不再是個嬰孩

當你稍微長大
當你已經會聽話
爸爸要給你講述許多故事
媽媽要教你彈琴

許多美好的事物在等着你
不少的艱難你得去克服
你儘管享受這夢樣的時光
願你像松栢般成長

(二) 真開心啦

雖才誕生八個月
人人都說像兩三歲般大
雖才誕生八個月
嘴裏經已長出七個牙
很多人都說從沒見過這樣的孩子
公公和婆婆真開心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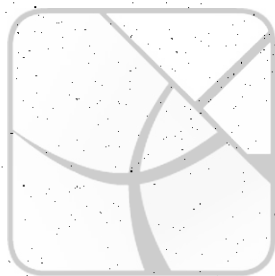
寬潤的額前 柔軟的頭髮
明亮的眼睛 緋紅的臉頰
結實的肌肉 健康的皮膚
身體還散發着清香
大家都稱讚媽媽真會把你養育
爸爸和媽媽真開心啦

清醒的時候喜愛別人和你玩
睡着的時候像小天使進入夢鄉
誰一逗你你就咧開嘴兒笑
婆婆說你是家中的笑神
誰都高興把你抱在懷裏
抱着你像抱一個幸福 一個希望

媽媽時時對你說話
每天早早就替你沖涼
拿到什麼東西都放進口裏咬
咬倦了便順手把它丟掉
天氣悶熱你最不能耐

抱你出去乘涼你就覺得很爽

有時你自己和自己玩
有時靜靜地像是在思量
有些人說你的樣子像媽媽
有些人說你的樣子像爸爸
樣子像誰又何妨 長大後
你的頭腦一定要比爸媽的更發達



(六) 像鴨子、像小熊

從十個月大那時起
你便開始放手走路
走起路來身子一搖一擺
酷似鴨子 更像一隻小熊

不小心跌倒了就哭泣
一面哭泣一面掙扎着想爬起來
把你扶了起來又開始向前走
一點也不懼怕也許會再跌倒

有人說太早會走路便註定命苦
這只是一種腐舊的思想
爸媽因你那樣而感到榮耀
長大後希望你成爲一塊鋼

(七) 活力和生機

你不美麗
但很可愛
當我抱着你
我的心中洋溢喜悅

花朵是美麗的
葉兒也很可愛
但花朵顯得多麼脆弱
而葉兒懷着強韌的活力

當我抱着你
我沒有一聲嘆息
我不惋惜你不像一朵花
我很喜歡你比葉兒更充滿生機

(八) 我知道了

你身體的芬芳是從那兒來的

哦 我知道了

你曾在媽媽的肚裏孕育了十個月

你微笑時的甜蜜是從那兒來的

哦 我知道了

媽媽懷你時很喜歡吃甘蔗和水果

你愛勞動的性情是從那兒來的

哦 我知道了

媽媽懷你時還照樣勤勞地工作

你笑時的爽朗聲是從那兒來的

哦 我知道了

那是爸媽幸福的愛情的旋律

你眼中明亮的光彩是從那兒來的

哦 我知道了

那是爸媽理想的火燄

(九) 早熟

還未到四歲大
你經已上幼稚園
每天早早你就起身
起身後一定要拿好書包

書包裏有鉛筆 有鉛筆鑽
也有簿子和紙張
還有爸媽用過的
厚厚的數學本和音樂書

看到你懂得的事超過你的年齡
爸媽的心就像你的年齡般年輕

(十) 等媽媽

我可愛的弦兒
讓我拉着你的小手
讓我們在這路上行走
等待着媽媽教琴回家

媽媽就要回來了
一定要經過這條路

路邊有屋子 有大樹
路邊有青草 有小花
噫 別再欣賞這些
讓眼睛望着前方

咧 弦兒 那不是媽媽嗎
快奔上前去
讓媽媽抱你 吻你
一直吻到安詳的 甜蜜的家

(十一) 你要聽話

小淘氣啊小淘氣
這幾天你一定要乖乖
爸爸病倒了
媽媽很忙很忙

不要打擾媽媽
不要惹媽媽生氣
媽媽負的擔子好重好重
不可再增添媽媽的悲傷

讀你的書
寫你的字
畫你的圖畫
玩你的積木

小頑皮啊小頑皮
這幾天你不可吵吵鬧鬧
等爸爸病好了
再和你賽跑 做體操

(十二) 養你

養你 不是爲了防老
養你 不是爲了顯耀
養你 替人類做一件好事
養你 讓世界增加正義的力量

今天我從城裏回來
給你買了許多武器玩具
長大後如你握着真的武器
一定要瞄準人民的敵人



母親的歌

當我是孩子的時候
爸爸買很多玩具給我
媽媽時時逗我笑 和我玩
我是一個安琪兒

現在我自己有了孩子
他的樣子聰明美麗
我時時把他親了又親
還爲他寫讚美詩

有時當我抱着我的孩子
我的眼裏含滿了淚水
我知道爸媽也曾經這樣地把我抱着
我知道自己也曾經吸取爸媽的甜蜜

當我是孩子的時候
我的生活中充滿花朵和陽光
如今我却感到更快慰
我常常聽到我孩子的笑聲

把我火葬吧——

一個老人的遺言

當我死了 我的兒女
把我火葬吧

不要把我埋在地下
在那裏多麼黑暗 潮濕
我不願身體生虫 腐臭

當我死了 我的兒女
把我火葬吧

這樣 在清明的時節
不必麻煩你們
從各地回來拜山 掃墓

當我死了 我的兒女
把我火葬吧

把我的骨灰撒入海洋
任它隨處漂流
任它給魚兒當食糧

當我死了 我的兒女
把我火葬吧

以後也不必替我作祭
你們一心一意愛國愛民
就是對我最大的一片孝心

當我死了 我的兒女
把我火葬吧

活着時我的生命沒有爆出火花
且讓我死時在烈火中解放



母愛

在一條筆直的馬路邊
建有一座巴士候車亭
在這座不太寬敞的亭裏
一個媽媽和她的兒子在石椅上坐着

媽媽緊緊地把小寶貝摟着
還開着雨傘把小寶貝遮着
天公真不好心腸啊
起那麼大的風一下那麼大的雨

半小時過去了巴士還沒來
媽媽的心裏好焦急啦
等會兒巴士來了怎樣上車
小寶貝淋到雨着了涼 怎辦

又過了一刻鐘巴士仍未來
媽媽的心裏焦急死啦
今天的巴士到底躲到那兒去了
也沒一輛德士經過

不遠處忽然出現一輛德士
媽媽連忙走出去招手
德士停了 停在前面
雨水却斜斜地射過來

媽媽讓整把雨傘給小寶貝遮着
自己暴露在大雨中
不多久他們上了車
小寶貝坐在一邊 媽媽坐在另一邊

媽媽的全身都濕了
小寶貝的身上只給雨水淋到一點
媽媽的嘴角掛着笑容
媽媽的心裏很暖——很暖



亞山這孩子

第一次當我看到亞山這孩子
我的心中充滿歡喜
他的小嘴真會說話
他的容貌很惹人痛愛

我忍不住握着他的手
把他端詳又端詳
他的眼中沒有一絲憂悵
看樣子他的生活一切如意

不久我得知他的身世
原來他是個私生子
當我再度遇見了他
我的心中懷着淡淡的哀愁

問起他的父親在那裏
他說父親到遠方去做工
這一定是他媽媽撒的謊
小小的年紀怎會知道真相

他的媽媽當上了吧女
在酒吧裏陪男人喝酒
還要陪男人歡笑
據說這樣才能養活一家

他現在的年紀還小
他不知道這些秘密
但這些秘密能保持多久
當他長大了一定知道

當他長大時知道這一切
他的心中會不會痛苦
噯 多少上一代種下苦果
讓成長的下一代來嚐

當我想起亞山這孩子
我的心中懷着淡淡的哀愁
我似乎應該這樣祈望
願他永遠是個孩子

半出半藏 惹起不諱 默然早
丁高 在深沉的夜裏

人丈四眼土不出美由職少戀十歸

蓋人出太賤本由職少戀十歸

夜已經深沉

少婦還沒有上床就寢 半出未盡

即使上床她也不會安眠 一景由

她有一個不幸的愛情 蕭由長或

霸暴對表惡顯由庭靈由景盡

夜已經深沉

她的丈夫還沒有回來 小由大瀨斷

他一定是在夜總會或酒吧間 音

他總愛和別的女人鬼混 冬舞到由

顯蕭餘補惡顯由職少

每夜每夜他都很遲歸來

歸來時嘴中總帶着酒味 內貴最

幸運的話一回來他便上床大睡 彭

晦氣的話一回來他便對她亂罵 當

輕憐 賢戰歸味由

少婦把窗口推開

天上的月亮又圓又光 當令吸

自己的愛情却像墳墓 輕經大景蘇

唉 只結婚幾年丈夫的心就變 請

人天如響琴戀十歸

婚前與新婚時的甜蜜消逝在那裏

它們會不會重歸她的懷中 內貴最

少婦的眼角溢出了眼淚 職少

難道悲劇從這樣年輕就開始 突

早知這樣就不該鼓勵他出洋
出洋兩年回來他眼角就高了
說什麼少婦的美比不上別的女人
說什麼少婦的本領太比人差

還未出洋前他沒有這樣
他是一個很好的丈夫
海外的薰陶難道這樣驚人
還是他靈魂的醜惡赤裸暴露

週歲大的小寶貝睡在搖籃裏
看他的樣子像個小天使
他睡得多甜 沒有憂悵
少婦的幽怨訴給誰聽

昂貴的鋼琴躺在客廳裏
這是那年他送她的生日禮物
當時少婦只開始學彈
他却說彈得動聽

如今當他聽到她彈琴
總是大發脾氣
說什麼聽了就要作嘔
說什麼琴聲吵死人

昂貴的鋼琴躺在客廳裏
少婦很想彈一彈心曲
唉 還是不要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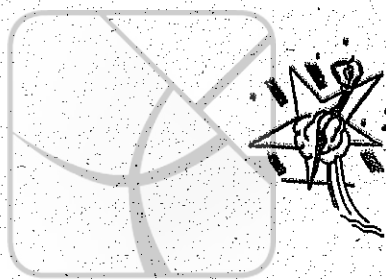
她怕驚醒小寶貝的美夢

夜已經深沉

少婦望着天空發呆

她有太多的悲傷

她甚至希望丈夫永不再回來



媽媽的心

我在學生家裏教鋼琴
我的心想着我的孩子
當我想起我的孩子
我的眼淚就要流出

他已經病了兩個星期
到現在還沒好
好了一樣病又來另一樣
我真擔心又憂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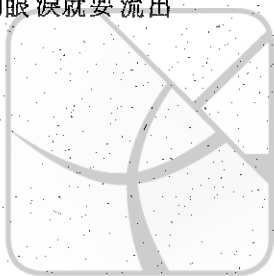
小寶貝平時活潑又可愛
如今却衰弱無力
當我想起他可憐的樣子
我的眼淚就要流出

我的眼淚就要流出
我快快又把它嚥進肚裏
學生在我的身邊
我怎可讓他知道我在哭

生病的是小小的孩子
最苦痛的是媽媽的心
即使我生多麼大的病
也未曾這樣悲傷過

小的時候我常常生病
我的母親一定也像我現在這樣
啊 母親 我的母親
你的親情我經已體會

我的身在學生家裏
我的心在孩子身上
當我想起我生病的孩子
我的眼淚就要流出



致父親

可能的話 父親
你就醒一醒 醒一醒
醒來說幾句話
醒來再見見面

太陽已經升起三次
你還昏迷不醒
是否想睡它一個飽
抵消七十年的艱辛

即使液體也不會喝
眼睛也睜不開
湊近耳畔喚你
連聲呻吟也聽不見

也好吧 你喜歡的話
也無妨沉沉地睡
多少人能如此寫意
乘着夢的翅膀歸去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母親的花
她的香清淡
她的愛深長

康乃馨 康乃馨

可愛的花
紅的黃的 白的
發射萬丈光輝

康乃馨 康乃馨

純潔的花
蘊藏母親的眼淚
露出母親的歡笑

康乃馨 康乃馨

美麗的花
播種在心田
開放在人間

媽媽要出嫁

一個好熱鬧的早晨
媽媽打扮得真美
頭上披着白紗
身穿潔白的長裙
手拿一束紅玫瑰

「媽媽要上那兒去
是不是去旅行
不 旅行應該穿便裝
媽媽啊 到底上那兒
問問外婆 阿姨吧

外婆說「媽媽要出嫁啦」
阿姨也說「媽媽要出嫁啦」

「媽媽啊 是不是真的
我可否跟媽媽一塊去」

「小乖乖 女兒乖乖
媽媽去的地方
你不可跟 不可跟
你乖乖地跟隨外婆
媽媽時時會回來看你」

媽媽的嘴角在笑

媽媽的心中在哭

小萍今年才六歲
媽媽未嫁已懷了她
爸爸未婚却撞車死
媽媽如今有了新歸宿
小萍從此更加憂侶

花車來了 花車來了
小萍躲在門角邊
眼淚汪汪 心兒悲傷
媽媽被扶上花車
媽媽沒向小萍望一望

花車載走了美麗的媽媽
花車載走了狠心的媽媽

「媽媽阿 你會不會幸福
媽媽阿 他會不會快樂
今夜我將凝視閃爍的星星
明天我將遙望天邊的白雲」

給藝兒

(一) 產房內外

媽媽躺在產房裏
啃嚼幸福的苦痛
爸爸踱在產房外
堅持最長的期待

黑夜拖着蝸牛的步伐
爬向黎明的起點
爸爸焦急的心啊
要聽最悅耳的哭聲

(二) 聽、聽

聽 聽 爸爸聽到了
你那響亮的聲音
像一支號角
吹奏鼓舞的激情

媽媽也平安無事
閉起眼睛休息
爸爸的心輕了 輕了
何止輕了一千倍

(三) 祝福

祝福你 第二個兒子
祝福你來到這個世界
舊的世界正在殘退
新的世界正在茁長

祝福你 像和風和朝霞
祝福你 像詩篇和魔笛
祝福你 病魔不對你垂青
祝福你 蜜蜂帶給你花朵的消息

(四) 每天晚上

每晚 每晚

媽媽都抱你在懷裏
等你靜靜地睡去
才把你放在小床上

媽媽把你抱在懷裏
感到你是多麼安詳
願天下的孩子們
都嚐到溫馨的甜蜜

(五) 風啊、雷啊

風啊 請別瘋狂地吹

雷啊 請別轟隆地打

小寶貝睡着了

看他睡得多美好

千萬不要嚇唬他

千萬不要吵醒他

也許他沒有夢

也許他已走入夢鄉

(六) 三個月大

烏黑的眼睛
喜歡看東看西
握着拳頭向上揮
使盡力氣用腳向前踢

聽到別人對你說話
也張開口伊伊啊啊
看見你咧開嘴兒笑
爸媽最開心

(七) 六個月大

笑起來真像兔子
口中長出四顆牙
嘴巴愛發出聲音
被哥哥一逗就笑哈哈

經已懂得和人握手
也懂得舉手向人道別
風扇 電燈 你都知曉
當然也認識爸和媽

（八）八個月大

一把你放在地上坐
你就開始滿地爬
爬爬幾下坐一會
休息一下又再爬

抱你坐在鋼琴前
兩隻小手亂亂壓
神奇啊真神奇
鋼琴也會說話

(九) 小指揮

聽到輕鬆或雄壯的音樂
你就顯得很興奮
手在舞 身體在動
活像一個小指揮

媽媽的鋼琴彈得好
你的血液也有音樂的旋律
長大後如你是音樂家
一定要寫人民的樂章

(十) 第一個生日

在這個歡樂的節日
也沒爲你特別慶祝
只給你買一個蛋糕
再替你拍一卷照片

蛋糕也請公公婆婆吃
照片留着等你長大看
手不用扶東西已能行兩碼遠
真令爸媽高興又光榮啊

(十一) 你的笑

想知道什麼是純潔

只需看看你的笑

想知道什麼是真善美

只需看看你的笑

世上有沒有仙花

仙花長在什麼地方

世上有仙花

仙花長在你的嘴邊

(十二) 願

幼小的生命
像清涼的早晨
多麼新鮮
多麼可愛

願你不怕狂風和暴雨
耐得住艱苦磨鍊
願你生命底天空
永掛着一輪紅紅的太陽



修路工人

路旁的柏油在發熱
天上的太陽在照著
熱 熱 一切都很熱
甚至血液也像在沸騰

用鐵耙把石塊耙入鐵鍬
一簸箕一簸箕的石塊撒在路上

第三輯 去又壓過來

壓路車壓過來又壓過去

發熱的柏油從路面上
再擠上些碎石
壓路車壓過去又壓過來
壓路車壓過來又壓過去

壓路車在動 工具在動



他們在烈日下工作
有些人在陰涼的走道上觀看
有些人還在嬉戲灰塵的飄揚
以及柏油味道的難嗅

修路工人

路旁的柏油在煮着
天上的太陽在照着
熱 熱 一切都很熱
甚至血液也像在沸騰

用鐵耙把石塊耙入簸箕
一簸箕一簸箕的石塊撒在路上
壓路車壓過去又壓過來
壓路車壓過來又壓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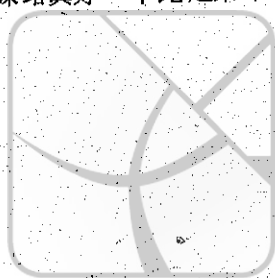
滾熱的柏油往路面上澆
再撒上些碎石
壓路車壓過去又壓過來
壓路車壓過來又壓過去

壓路車在動 工具在動
黑的手在動 全身在動
汗 汗 滿身都是汗
衣服濕了又乾 乾了又濕

他們在烈日下工作
有些人在陰涼的走廊上觀看
有些人還在嫌惡灰塵的飄揚
以及柏油味道的難嗅

全部的工程經已完成
新的路埋着舊的路
他們收拾好器具
又準備投向另一條破舊的路

許多人的車從新路上駛過
他們忘却了修路工人的功勞
他們最多也不過這麼講
這條路真好 車跑起來不容易壞



悲劇

在花園裏 在樹蔭下
在月光中 在溪水旁
他們陶醉在粉紅色的夢裏
他們還立下堅貞的誓盟

這個青年不久變了心
他厭倦了那容易得到的愛情
他還下個冷酷的評語
這個姑娘的感情多麼低廉

這個姑娘後悔又傷心
怨恨自己選上了負心郎
心靈被創傷了已够苦痛
肚裏的結晶又如何告知爹娘

摧殘

有一隻美麗的小鳥
從遠方飛來那棵樹上
她一會兒在這根樹枝上跳躍
她一會兒在那根樹枝上歌唱

厚厚的土地在她的下面
蔚藍的天空在她的頭上
她沒有一點兒顧忌
她是多麼地喜洋洋

忽然樹下來了一個人
他的手中握着一枝獵槍
當他瞥見這隻可愛的小鳥
他心裏充滿歡暢

他舉起槍 瞄準目標
槍聲只那麼一響
小鳥從樹上跌下
她再也不能跳躍 歌唱

小鳥的身上沾滿了血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獵人帶着微笑向前走去
再準備另一次的摧殘

出殯

天空陰沉沉
還飄着細雨
棺車在前面緩緩地行
送殯的行列在後面跟
哀樂沿途奏起
紙錢滿天飛
我聽見風兒在嘆息
不該死的人死了
該死的人却還活着

不要煩惱

好好睡
不要煩惱
生活不如意
煩惱不了

生活不如意
還要煩惱
生活只會更糟
生活怎能變好

好好睡
夜已深了
波浪在海上奔騰
星星在高空微笑

明早起來
精神飽
作一會體操
再在生活道上奔跑

生活不如意
煩惱不了
生活要如意
一定要耐得熬

鬥志堅
氣力好
煩惱一定逃
不如意的事一定倒

好好睡
不要煩惱
想想還活着的死人
想想那東昇的太陽



你還活着

你已經死了
死了好久好久
但你還活着
活在這裏那裏

死了的是你的身體
活着的是你的心靈
死了的是你的人
活着的是你的光輝

與你同時代的人大多死了
他們大多沒有了姓名
你的美名却留下了
陪伴着一股冲天的力量

無疑的你已經是古人
但你比多少今人還新
多少今人說着你說過的話
多少今人走着你走過的路

你的確還活着
活在這裏那裏
你的確還活着
你還很年輕 很年輕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常常被人提起
當人們提起
一定翹起拇指

你的名字
如一個霹靂
當人們想起
週身覺得強有力

你的名字
具無比的磁力
尤其是年輕人
最愛在心中喚你

你的名字
也像一盞燈
出現在那裏
那裏就閃着光明

他們站在大雨中

心兒不平 心兒憤恨
他們站在大雨中
眼睛發光 拳頭高舉
他們在控訴 在抗議

「我們熬着苦 替祖國
爭到至上的榮譽
在祖國裏 我們却被
當作下等階級」

「同胞們付出的勞力最多
得到的待遇却不好
祖國啊 你的歷史
滿是血腥 滿是卑鄙」

好冷啊 大大滴的雨水
好熱啊 身體內的血液
他們站在大雨中
他們在準備行動

風好猛 雨好大
他們站在大雨中
他們並沒有倒下
他們承受暴風雨的洗禮

給病魔

你不要嘲笑
你不要誇耀
在我的身體裏
決不會讓你居留太久

骯髒的東西人們不會歡迎
醜惡的傢伙人們深切痛恨
你給我吃了好多苦頭
這筆賬要認真清算

休想我會向你求饒
我要和你決鬥
醫生授我以犀利的武器
我一定會把你戰勝

你不可沒有顧忌
且快作好準備
我不會把你從體內轟走
我要狠狠地把你消滅掉

昨日

「昨日」隨響亮的鐘聲逝去

沒有留戀 沒有傷心

「昨日」帶人類的青春逝去

沒有可憐 沒有同情

罪過的並不是 昨日

「昨日」一身清白

該譴責的是人類自己

人類有着劣根性太多

要是自己珍惜 健康

要是自己奮發向上

多少個「昨日」逝去

留下多少道光芒

不要咀咒「昨日」的心太狠

不要哀悼「昨日」的時光太快

願各位提起「昨日」沒有後悔

願各位提起「昨日」有一份驕傲

今日

歡迎你的降臨「今日」
不管你是掛滿笑容
不管你是皺起眉頭
不管你是轟轟烈烈

不用擔心不用顧慮
我愛你一定死心塌地
早早起來我就準備好一切
別怪我擁抱你那麼熱烈

沒有你 沒有一切
珍惜你 沒有猶疑
當那時刻你不得不離開
不會聽到我的一聲嘆息

手腦是我無價的工具
時間是你耀人的法寶
感謝你的法寶的琢磨
我的工具越來越美好

明日

最高的山也擋不了你
你一定到來 一定到來
携帶滿懷金色的果實
披一身閃耀的陽光

是人類共同創造的結晶
你的美好不是與生俱來
人類不熬鍊 不勤勞
你的到來將暗淡無光

你的面貌由人類自己塑造
人類是一切現實的主宰
怨天尤人 自暴自棄
將越陷入黑暗的深淵

最高的山也擋不了你
你一定到來 一定到來
我們努力奮鬥 努力奮鬥
我們要親吻燦爛的你

前年、今年

前年我去你們那裏
你們都很上進
一個在探索知識的寶藏
一個是文藝的哨兵

前年我去你們那裏
你們都很熱誠
早早就和我約好見面
夜深時還在我身邊

今年我去你們那裏
你們都變了樣
一個沉醉在「新潮」上
一個成了職業賭仙

今年我去你們那裏
很難見到你們的踪影
晚上我抬頭望着天空
依舊發光的是月亮和星星

我要讚頌

善良的人們
我要讚頌 我要讚頌
英勇的鬥士
我要讚頌 我要讚頌

有了善良的人們
有了溫暖 有了溫暖
有了英勇的鬥士
有了光明 有了光明



蕭邦

你生命的花朵爲鋼琴盛開
鋼琴跳動着美好旋律的脈搏
你和鋼琴有着最堅貞的愛情
那裏有鋼琴那裏就有你的靈魂

多少人會在窗外竊聽你彈琴
他們聽得非常入神 感激
能够立在窗外聽你在房裏彈琴
這也是一種莫大的幸運

啊 鋼琴 啊 蕭邦
鋼琴融化了你 你融化了鋼琴

你曾經作三個夢
兩個夢驚醒於夜半
最後的夢很長很長
結局啊却是最慘最慘

大半的年華僑居在國外
你懷着哀愁也懷着憤恨
可惡的病魔害死你的母親
又貪婪地糾纏你不放

啊 愛神 你爲何不好好呵護蕭邦
啊 流浪 一顆丹心常掛念着祖國

多難的波蘭讓你啃嚼多少苦痛
苦痛的折磨凝成激情的曲調
還有那夢幻般的夜曲
是憂傷者渴望幸福的憧憬

病死在外國真可悲
死後還要把國土撒在棺中
啊 世界上能有多少人
愛祖國愛得這般痴

暴君去了那裏 留下名字溢出臭腥
你啊去了那裏 留下名字鍍滿音符



舒伯特

你的歌並不激昂
你的歌並不雄壯
你的歌美妙動聽
你的歌樸素健康

你的歌有對翅膀
閃着溫暖的光
輕輕地到處飛翔
探訪人們底心房

對着貧窮你盡情歡笑
沒有愛情心中却充滿愛
一旦讀到一篇好詩
腦中就流出一首名曲

在花園裏 在酒店內
在這裏 在那裏
「靈感」緊緊地跟隨
樂思源源地湧

世人對你太過疏慢
你的曲中有着哀愁與感傷
更多的却是甜蜜的歌
那是你夢中的世界

在維也納的廣場上
豎立着你的銅像
陪伴你的是一個巨人
是不屈的鬥士貝多芬

當人們看着你的銅像
他們的心中有沒有悲憤
悲哀你菲薄的待遇
憤恨你所處的時代

貝多芬埋在你的身邊不遠
你卻不會覺得十分安眠
虧待你的時代還沒有消失
你夢中的世界還沒有實現



慰——給鍾祺

受生活煎熬 不要憂傷
被病魔折磨 不要氣餒
譜一首英雄的曲
再唱一支陽光之歌

清晨和傍晚 散步到戶外
音樂家舒曼也曾經這樣
在家休養的閒空時刻
正好細嚼「貝多芬傳」

不要惆悵 也不要消沉
醫藥和自信會把病魔驅除
戰鬥 戰鬥 頑強地戰鬥
這場戰爭很快就會結束

願你腦海中的波濤依舊澎湃
願你心湖上的白蓮仍然盛開
燦爛的前途正在等待你
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你



不再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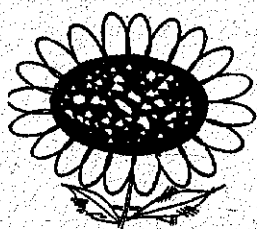
——悼鍾祺

你如今真的睡熟了
沉沉地睡 睡千萬年
不再作夢 不再苦痛
也不再醒來 不再醒來

你真的這麼疲倦 這麼疲倦
旱天的雷聲也不能把你喚醒
唉 你還那樣年輕 那樣年輕
唉 你再也不能爲我們寫下新詩

不久前還聽到你在唱堅強的歌
那時我的心中充滿歡喜
如今啊你却匆匆歸去
在那裏永恒地休息

從此文壇少了個勤勞的園丁
從此我們不能再相見
我銘記着我們相識的那座高樓
我銘記着去年底的最後的約會



你不要憂傷

你不要憂傷 不要憂傷
雖然愛人已把你遺棄
愛情的苦酒不是最難嚥
世上還有很多更深的痛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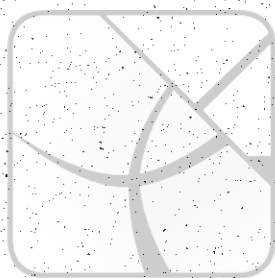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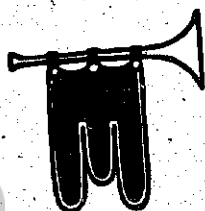
你不要憂傷 不要憂傷
更大的折磨我們也不怕
他帶走的不是你的一切
他帶走的該是你的不幸

你不要憂傷 不要憂傷
純潔和堅貞不在他身上
路旁的花並不寶貴
更美好的花長在深山

你不要憂傷 不要憂傷
忘記他像忘記一個過路人
值得高興的是他變得早
值得珍惜的是永恒的愛情

你不要憂傷 不要憂傷
活着該發射生命的光芒
你聽海洋蔑視冷峻的岩石
你看高山承受嚴寒的積雪

你不要憂傷 不要憂傷
留住健康奮鬥向上
讓你的心像向日葵
爲人類的幸福高聲歌唱



第一次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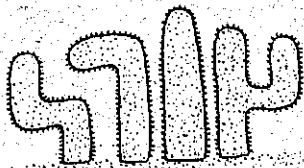
——給慧狄

第一次相見
是個晴朗的夜晚
在那間小屋裏
圍繞一群小伙子

第一次相見
似乎很熟悉
你早知曉我的名
我早知曉你的名

第一次相見
你正準備動程遠去
短暫的相聚
載你去搭長長的列車

第一次相見
參加了送行
當我們再見
願在充滿陽光的白天



給花妮（註）

深沉的 深沉的
一層層 一層層
雕在心上 刻在骨裏
仇恨啊你的仇恨

熾熱的 熾熱的
一團團 一團團
燃在眼瞳 燒在胸中
憤怒啊你的憤怒

光輝的 光輝的
一閃閃 一閃閃
明在額前 亮在身畔
青春啊你的青春

芬芳的 芬芳的
一朵朵 一朵朵
開在眉梢 放在唇邊
笑容啊你的笑容



註：花妮是朝鮮影片「賣花姑娘」的女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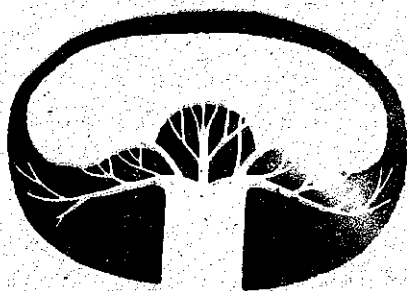
紅毛丹樹

青青的 青青的
一串串 一串串
祖國的青春
祖國人民的心靈

紅紅的
一串串 一串串
祖國的火焰
祖國人民的嚮往

人踏出來的小路
伸向每棵樹邊
樹頂有一大塊一小塊的藍
地上有一大片一小片的光

樹上有嫩葉
蘊藏希望的綠
樹下有枯葉
無上榮耀的黃



後記

我作夢也沒想到，我的詩篇會有機會串成集子出版。如今即將付梓了，它並不是一個夢！

在中學時代，我便對文藝產生很大的興趣，然而我不會投過稿，只是懷着羨慕的心情閱讀、欣賞別人的作品。直到一九五八年底，我遠赴獅城去就讀星洲工藝學院的工程系時，才開始學寫。

那時，耿恒（克頓）與我同房，他正在唸高中。他每天放學回來，一有空便攤開稿紙，伏在帆布床上寫呀寫的。我受了他的感染，於是向他學習、看齊。

從此，我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最初，我寫的都是散文，在一九六二年才開始學寫詩。不知怎的，一寫起詩來，便深愛着它。鍾祺兄給我的鼓勵和指導，楊守默先生（杏影）錄用我的作品，刊在他主編的「青年文藝」版上，皆使我增加無窮的信心。他們雖然已作古了，但是我會永遠感激和懷念他們的。

在這十五六年的寫作生涯中，我也曾嘗試寫小說、影評和翻譯一些英文作品。現在我出版的是詩集，並不是說我認為我的詩寫得最好，而是因為我寫得最多的是詩。在量多的情形下，選一些自己喜歡的，比較容易湊够篇幅吧了。當然許多高水準的讀者們，會覺得我這些經過甄選出來的詩作，還是不够成熟。那麼，我除了請他們不要見笑外，還希望他們多多給我指教！

這本集子共分作三輯：第一輯是我的戀歌，共十二首。我願把它們再獻給我的妻子，因為她給我的幸福委實太多；第二輯共三十九首，是關於家庭與孩子的詩；第三輯共二十

二首，則是屬於以上兩個小圈子以外的、其他性質的詩。

我的詩並不是花朵，更不是果實，我把它們當作片片嫩葉，也許還太過大膽呢！

我要特別感激文學兄，因為收在這本集子中的詩，有六十巴仙左右是在他所主編的副刊上登過的。

我也該謝謝林瓊先生，他是星馬作者中，第一個評過我的詩作（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以「新詩雜話」為題刊於南洋商報中南馬版文藝副刊「綠野」上）。

最後，謝謝半島兄為我寫序及傑倫兄為我寫讀後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吉隆坡

